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〇五九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抱朴子外篇	神仙傳	真誥	亢倉子	亢倉子注	玄真子	附天隱子	无能子	續仙傳
-------	-------	-----	----	-----	------	-----	------	-----	-----

晉葛洪撰……………一	晉葛洪撰……………二五三	梁陶弘景撰……………三二三	唐王士源撰……………五〇九	唐何粲撰……………五二七	明黃諫音釋……………五二七	唐張志和撰……………五四九	唐不著撰人……………五六七	唐不著撰人……………五六七	南唐沈汾撰……………五八三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抱朴子內篇卷一

評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庭澍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_臣席慶年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抱朴子內外篇

道家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外篇
提要

_臣等謹案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耽嗜元術嘗聞餌丹砂可延年自乞為句漏令後退居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導養黃白之術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自序謂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而隋志唐志及通志通攷所載卷數率多互異疑傳寫者分晰不同晁公武謂晉書內外有一百一十六篇今世所傳者四十篇陳振孫又謂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又永樂大典所載目校今本失去丹砂法等八篇是宋元間流傳全本已虧此本乃明烏程盧舜治以所得宋本及王府藏經二本參校付刊視他本獨少闕畧所列篇數與洪自序卷數相

符知洪當時蓋以一篇為一卷也特晁氏所云一百十六篇者未知何所據耳其書外篇言時政得失人事臧否旁引曲喻饒有名理內篇則論神仙吐納符籙之事先儒或斥其不經然詞旨辨博文藻瞻麗實非六朝以後所能作未可以其出于道家者言而槩置之也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提要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為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配求媒媼之美談堆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倏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越士所以躓困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任秦人所以斷脊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率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履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序

墨蓋麤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
半矣豈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所先舉耳世儒
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僊之事謂為妖妄之
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
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
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
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
好長生者有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哉葛洪稚川謹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二

序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卷一

晉 葛洪 撰

暢玄第一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
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
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
倏爍而景逝或飄淪而星流或滉漾而淵澄或雰霏而
雲浮因兆類而為有訕潛寂而為無淪大幽而下沉凌
辰極而上遊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
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
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
鼓治億類迴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咀吸幽
括冲默舒闡湮鬱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
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
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艷采輝煌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質伐命者也其知玄道者可與為永不知玄道者難與為存顧盼為殺生之神器唇吻為興亡之關鍵綺榭俯臨乎雲漢藻室華椽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於交馳清絃嘈噴以齊唱鄭舞紛紜以蜺蛇哀簫鳴於凌霞羽蓋浮於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園弄紅鵲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覽以遺朝饑入宴千門之焜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二

焜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歎發醺罷則心悲也實理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豈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夫玄道者得之者內失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逝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徜徉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

徘徊茫昧翱翔希微履略蜿蜒踐踏旋璣此得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於細介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縵縷帶索不以質龍章之暉暉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繹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沉鱗甲於玄淵以違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為塵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為繩樞秉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萍漱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三

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合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閭而明如濁而清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為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汙其純粹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

焉稱頌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謗讟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舐秦痔以屬車登朽緡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旦為稱孤之容夕為孤鳥之餘棟橈餽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為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為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韜藻彩奮其六羽於五域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侶鷄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

欽定四庫全書

北朴子內篇
卷一

四

遼哉

論僊第二

或問曰神僊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而所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芸芸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丘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

之辯賁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僊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比死生為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摠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蹄華轂易步趣鼎餽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北朴子內篇
卷一

五

證無為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

者之逐遊女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斑秋不能削瓦石為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故不可為者雖鬼神不能為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安得奇方能使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螭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使累晦朔之積吾子不亦謬乎願加自思抱

朴子曰事有本鈞而未乖未可一也夫言有始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齊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弛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六

不可一槩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齊而賢愚邪正好醜修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淵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獨怪僊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水虜為蛤荇菜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蠶之為虎蛇之為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龍支離為柳秦女

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僊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僊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不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肺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七

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況乎神僊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遯勿用翳景掩藻廢偽去欲執大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眇能甄別或莫造志行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况僊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馳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

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却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覲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妄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遯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况彼神僊何為汲汲使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鼈白芨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窮覽洽聞自謂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左慈

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遊戲終日如在水中又以藥粉桑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又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九

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以為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僊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僊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授薄卿相

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為不然也況於神
僊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
聖人其所撰錄不可攷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魯史
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
月並明而揚雄稱之為實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其所
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僊之可學不許命之
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大為之無
驗故也然不可以黥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十

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
之美進趨猶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
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僊事之難者
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
勤而終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僊乎
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
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僊之法欲得恬
愉澹泊滌除嗜慾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

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
失所則王道為虧百姓有醜則汨其和氣缺文艷容伐
其根茲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
也蚊蠹膚則坐不得安虱群攻則卧不得寧四海之事
何祇若是安得掩翳聰明閉藏喘息長齋久潔躬親爐
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
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缺文漢武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十一

有道者安得待煞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
如縲經視金玉如土糞觀華堂如牢獄豈當扼腕空言
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
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
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
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途求其財道成而去又
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
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

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視尸唯衣冠在焉按僊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僊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僊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僊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去後人見之皆在郾縣其家各鑿棺視之三棺只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為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十三

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履溺者不可怒帝軒之造舟醢營者不可非杜儀之為酒見趙高董卓便謂古无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便云古无伯奇孝已也又神僊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為覡在女為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為文成將軍

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為民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鬼神況乎僊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為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十三

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僊人不可便謂世間無僊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而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體於蒼狗灌夫守田蚡於義培燕簡蓐收之

降於華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子之著文章
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
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
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蚋負山與井蛙論海也俗
人未嘗見龍麟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為古者虛
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
信有僊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
傳虛無所撰列僊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十四

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劍捐無價之純鉤非荆和之
遠識風胡之真賞也斯朱公所以鬱悵薛燭所以永歎矣
作金皆在神僊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
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為耳
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
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向本不知道術
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
於撰列僊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

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謡聖人所擇芻蕘之言或不
可遺採葑採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
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玄象非大明哉外
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
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
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
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
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駃騠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十五

對俗第三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賦之自
然何可學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靈於人故達其
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
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僊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導引
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虫

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栢諸虫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老彭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僊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為本末非虛語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授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粘漬金為漿入淵不沒就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為獨不肯信僊之可得乎但僊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僊道長生果不可得耳僊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

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久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旋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處故人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為猿壽五百歲變為獾獾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

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之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為兒時以龜支牀至死後家人移牀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僊家象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六

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潁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縊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

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饑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効之轉不復饑日月為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為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觀一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九

天飛使人為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導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是以蕭史諧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獼鼯蠹皆能竟冬不食而乃肥於食時

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鴻鴈以正時帝軒侯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鵠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驚鷺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僊經長住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或曰審其神僊可以學致翻然凌霄背俗棄世蒸嘗之禮莫之修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不傷謂之終孝況得僊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速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輦霓蓋餐朝霞以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華瓊勢可以總攝羅鄴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固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為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

僊者自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輜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或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忽之慮正欲但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僊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於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僊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為蛤雉之化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肥甘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坐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能累乃為貴耳

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
隣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其長生
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
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
虛於飛騰為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
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僊無復任理者復一事耳彭祖
之言為附人情者也或曰我等今人不知長生之理古
人何獨知之抱朴子曰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三十二

懷也上士用思遐邈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
神人之遠旨今如術家文缺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
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封兆之休咎
運三棊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分野之禍福乘
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
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學之
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枘之麤伎而
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蜩之薄術而僂僂有入神之巧在

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僊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
茲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
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
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
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邪吾今知
僊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
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
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抱朴子內篇
卷一

三十三

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啄木之護
齟齬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
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
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
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死也或曰生死有命
修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
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况服彼異類之松栢
以延我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